

TOU QING

HEN

TOUQING

HEN

偷情恨

一个令婚外恋者毛骨悚然的故事

● 美 H·B·吉尔默 著

● 贾文浩 贾文渊 译

I712.45 576

偷情恨

婚外恋者毛骨悚然的故事

〔美〕H·B·吉尔默 著

贾文渊 译

偷 情 恨

——一个令婚外恋者毛骨悚然的故事

〔美〕H·B·吉尔默 著

贾文浩 贾文渊 译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 字数：101千字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9,400册

*

ISBN 7-5378-0322-6

I·308

定价：3.00元

丹·加拉赫把那本黄皮法律笔记翻了一遍，随手放下，目光越过眼镜框上缘注视前方。耳机里流泻着舒伯特第四号交响曲的优美旋律，他此时沉浸在一种异常安宁的满足之中。

也许是音乐感染了他的视觉，这座位于西城区的古老而别致的公寓今夜在他眼里显得格外亲切。所有的房间都是他和贝丝经过多年的努力一一安顿好的。擦得油光发亮的橡木雕饰门框曾经被埋没在好几层灰泥和油漆底下，是他们使它重放光彩。每一面墙壁都是他们亲手刮削打磨后贴上壁纸的，现在看上去是那么平整。宽敞舒适的起居室内，每一件家具都有一段故事，都有各自的来历。

拉盖书桌是丹在法学院念书时用过的古董。崭新的青铜色意大利台灯是贝丝去年在鲜花

谷商店专为他购买的父亲节礼物，当时她还把两张歌剧门票系在上面。此刻它仿佛是个爱操闲心的好事者，从安乐椅背后伸长脖子探出头来，而那张安乐椅是他们在九年前购置的第一件家具。

屋子里，贝丝的情影无处不在。靠沙发的茶几上，唱片架上，桃花心木钢琴上以及从未使用过的壁炉架上，都摆着她的肖像——向他微笑的肖像，笑容里饱含着活力，含着幽默，含着爱。

贝丝本人也正在屋里，这个容貌惊人的褐眼美人蜷伏在沙发的一角。他们五岁的女儿爱伦的那张小脸蛋儿在电视屏幕的荧光下可爱得令人着迷，令他情不自禁地颌首微笑。

他在这里拥有自己渴望的一切。那究竟为什么他们还要考虑搬家呢？为什么要在这个周末上贝丝娘家去看韦斯切特的一所房屋呢？

再说吧。

天哪，丹心里纳闷，这想法是从哪来的？“再说吧”这话真象是母亲的口头禅。

他把手伸到女儿眼前，暂时挡住了她的视线，然而没用。爱伦生气地把小眉头一皱，头从他手边移开，不让这只显然想打断她注意力的手得逞。

丹无可奈何地笑了笑，仍旧去听他的舒伯特交响乐，同时浏览搁在膝头的诉讼摘要。这时贝丝起身匆匆穿过房间，不料被耳机连线绊了一下，于是目光顺着电线追踪过去，直追到他身上，不禁笑了起来。

一阵脂粉的清香钻进他的鼻孔。旋即进入眼帘的是一幅朦胧的图画：她身着白色比基尼，迈开一双漂亮的裸腿从他身边走过。妻子那白皙健美、身体他看了整整十年，还没看够。现在每次一见，依然会怦然心动。她的脸型俊俏、表情丰富的面孔常露笑颜。无论是怒、是喜、是忧，她那丰满略宽的嘴唇和睫毛卷曲的大眼睛总能使他为之动情。他喜爱她那一头天然卷曲的红褐色秀发，现在她终于不再设法弄直自己的卷发了。

上帝，我真是个幸运的混蛋，丹·加拉赫暗自思忖。

他本能地自觉有愧，又立即感到担忧。那是一种负疚感，仿佛自己是个无赖，把心里的想法用油漆涂在了一座大教堂的墙壁上。

为什么满足也会使人不安？加拉赫心里纳闷。究竟是什么使他总要用惊恐的颤栗来打断欣喜的瞬间？

“准备走吧，小伙子，”贝丝提醒他，“我们要迟到了。”

“他听不见你说话，妈妈。”爱伦叫了起来，视线并没有离开电视机。

电话铃响了。

“啊，太好了，”贝丝咕哝着，犹豫了一下。“丹！”说罢她继续朝浴室走出。

电话铃响过两遍后，爱伦的目光朝父亲这边一瞥，便又转向电视屏幕。响第三遍时，她在沙发上站起来，身体摇摇晃晃地探出沙发扶手，一把拽掉他的一个耳机。“爸爸！电话！”她大喊一声。

丹吃了一惊，赶紧定了定神。“哦，谢谢，宝贝。”一面说着，一面站起来。他光着两条腿，上身穿一件白皱纱衬衫，系着领带，下面穿着短裤，脚上穿一双短袜，急忙去接电话。

爱伦吃吃地笑起来，朝刚才已经把父亲绊了一下的那条硕大的黄毛猎犬投过去同情的一瞥。丹刚抬脚就又被它绊了一下，嘴里立刻嘟囔道：“狗东西！”爱伦朝那狗耸了耸她那瘦削的肩膀，跳下沙发走进浴室，看妈妈化妆去了。

丹一边皱着眉揉搓脚趾，一边接电话。是希

尔蒂打来电话问贝丝穿什么服装参加出版晚会。

希尔蒂的丈夫詹姆士·泼·劳伦斯是丹的同事，他俩都在米勒·古德曼及赫斯特联合事务所工作。希尔蒂漂亮苗条，吉米却大腹便便，比正常体重至少超出五十磅，但他是个特别勤奋的人。他极富幽默感，笑口常开，为人心胸宽广，人缘很好。事务所有他在，丹总觉得十二小时的工作时间过得象八小时一般快。

“需要打扮得漂亮点吗？”希尔蒂问。

“这类活动你应该清楚，”丹提醒她，“纯粹是事务性的。”

“当然罗，加拉赫，”她打趣道，“事务性的。要知道吉米搞的是家庭法，我只知道该穿什么去旁听拘留审问。而你搞的是冠冕堂皇的公司法，我看我最好还是跟贝丝商量一下今晚的事。”

丹笑了起来。他大声问了贝丝几句，然后尽责地重复给希尔蒂：“她穿那身黑套裙。别迟到……是她自己说，我可没说什么。是的，她觉得你穿红连衣裙再好不过了。好吧，回头见，希尔蒂。”

他朝浴室瞥了一眼，只见贝丝满嘴牙膏沫。她并没有觉察到爱伦正在玩她的化妆品。

“我的蓝西服在哪儿？”丹一边朝浴室走一边问，“你今天收拾过没有？”

她咕哝了一句，漱了漱口，大声说：“就在……糟糕！”

“在哪儿？”

“爱伦乖宝宝，”贝丝说，“别玩我的化妆品。呀！宝贝，瞧你。”

丹探头一看，见贝丝正在给爱伦洗脸，小脸上涂了一道道口红。他笑了。“西服？”

门铃响了起来。“噢，真糟。一定是克里斯蒂。几点了？”贝丝突然一挺腰，碰掉一瓶油膏，啪的一声在地上摔个粉碎。

“糟糕！”她大叫一声，“在门后面挂着，丹。小心玻璃碴子，宝贝。”她警告爱伦，“呀，糟糕，糟糕，糟糕。丹，亲爱的，快来，我手上尽是油膏。你的西服在门后面挂着。爱伦乖乖，去给克里斯蒂开门，好吗？”

“好，”爱伦兴高采烈地答应着。她光着脚，穿一件长长的丁字衫，摇摇摆摆地穿过走廊，嘴里哼唱着：“糟糕，糟糕，糟糕。”

这间漆成黑色调的幽雅宽大的日本餐馆此时

宾客满堂。丹为其经手法律事务的罗宾斯及哈特出版社今晚包下了这间餐馆。他们打算出一本新书，似乎为此费了不少周折。

餐桌全撤掉了，以便腾出足够的空间容纳为数众多的宾客，一些服务项目也可顺畅地进行。楼下大厅里设置了两条长长的食品桌，周围挤满了人。另一个食品桌设在凉台上，正被电视节目“今晚招待”摄制人员的灯光照得雪亮。丹一望而知这意味着有人——出版商、编辑、或作者——与好莱坞纽约电视中心有关系，意味着有人请来一帮杂役、技师、崭露头角的女星和新闻人物，打算在“今晚招待”节目上争一条十来秒钟的报道，或者至少挤进一两个镜头。

身着和服的女招待们在拥挤的人群中穿行，用托盘递送各种开胃小吃——鱼子酱、生鱼片、蒸青菜、干炸虾等等。这里是高高举起的酒杯，那里是阵阵兴奋的祝贺，觥筹交错，欢声不绝。

罗宾斯及哈特出版社在入口处设了一张小桌，一对漂亮的金发男女在此查验来客的请帖，并与电脑显示的宾客名单核对。丹把请帖向那姑娘递过去，可她连看都没看。她扫了他一眼，目光移向贝丝：“啊，上帝，你演过《不安分的青

年》，对吧？你是达德尔。”

贝丝粲然一笑：“不是，恐怕你搞错了。我不是演员。”

“加拉赫，”丹说，“我叫丹，她叫达德尔——”

“他开玩笑。”贝丝捅了他一指头，“他叫丹·加拉赫，我叫贝丝·加拉赫。”

那小伙子也扭过头来看看贝丝，把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上帝，这身套服真漂亮。”他啧啧称赞说。

她的仪表的确不凡，他们走向楼梯时丹心里这么想着。她的头发齐齐向上挽成一个髻，用一把梳子拢在脑后。她的黑色套裙十分引人注目，着上装显得合身潇洒，不着上装露出裸肩裙，则富有性感。他正要开口赞赏几句，忽然看见罗哈出版社的一个律师向他招手。

“嗨，伙计，”他向这个瘦长的年轻人打了个招呼，“星期五你来打球吗？我们到地下球场去打，我们这儿的律师都去……”

一个不太年轻、给太阳晒得黑里透红的人在丹背后拍了一掌。

“以斯拉，嘿，见到你真高兴。”丹热情地

说，“哦，对，我是说，不行。下星期……嗯，星期三，对，球场见。”

他们穿过人群时贝丝在他胳膊上捏了一把。

“我说，你今晚穿戴得真高雅。”她对他说。

他用鼻子尖蹭了蹭她的脖颈。

“我的发型还可以吧？”她笑了。

“你真漂亮。你的气味真诱人。你的发型真美。”

“你的鼻子真凉。”她一转身捏了一块鱼子酱塞进他嘴里。

“你知道人们怎么说？”他问，一面把嘴里的东西咽了下去。“呃，人们说‘冷鼻子，热——’嗯？啊！”他看见鲍勃·德里默朝他们这边走来。

“热嗯啊？”贝丝问。

丹清了清嗓门，仿佛又换上了那副事务性的面具，露出潇洒的笑容，这笑容示意她停止玩闹。她马上显出庄重的态度，转身粲然微笑着望着走近的陌生人。“嗨，鲍勃，”丹说，“怎么样？”

鲍勃·德里默——罗宾斯及哈特出版社的高级编辑——走了上来。他套着一付脖卡。鲍勃握

住丹的手使劲抖了几下，眼珠子左右乱扫，心神似乎早飞到了下一个目标。

“很高兴你能来，丹。很抱歉会议安排在明天，我知道明天是星期六。可是我们面临危机，真没办法。”

“没关系。我已经看了你给我的材料，做了点笔记，想到几个问题。没说的。这是我妻子，贝丝。这是鲍勃·德里默。”

“你好。”她说。

他左右扫视的目光在她脸上停了一下，向下直落胸口峡谷线，再移回脸上。他焦虑的面孔放松了下来，因愉悦而微微发红。

丹又清了清嗓子：“希尔蒂在那边。”

贝丝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希尔蒂隔着一片人头向他们招手。贝丝脸上一亮，也向她挥了挥手。

“我希望你喜欢生鱼片。”鲍勃说。

“非常喜欢。”丹答道。

德里默转向贝丝。“认识你很高兴。”他说罢便走开了。

“我信任的人。”丹说。

她挽住他的手臂，一起挤过熙熙攘攘的人

群，朝希尔蒂和吉米走去。

“那人是谁？”吉米问，“带脖卡的那位……”

“罗宾斯及哈特出版社的德里默。”

“你的周末约会？”吉米讪笑一声。

“他的脖子怎么啦？”贝丝问道。

“和老婆作爱扭了。”

她总是轻信他的瞎话。“真的吗？”她小声说，然后转向希尔蒂，只见她眼珠儿骨碌碌转。

“呀，”贝丝脱口而出，这才意识到自己又上当了。“丹！”

他举起右手作宣誓状：“这是事实。”

吉米点点头：“你真该去看看他老婆——人们是用担架把她抬走的。”

“爱能伤人。”希尔蒂口气冷淡地说。

“喝点什么？”

“白葡萄酒，劳驾。”

吉米朝横在他们与食品柜之间的人群点点头。“这差事可够受的，丹。”他说，一边拍了拍加拉赫的肩膀，“但是总得有人去干。我来一杯冰镇伏特加。”

“来。”他们开始向柜台靠近，只能缓缓移

动。希尔蒂和贝丝本来一直跟在他们身边，一转眼却不见了。丹回头张望，看见两人站在一边大笑，根本不在乎掉了队。

一名侍者端着一托盘饮料从人群中穿过。吉米闪电般伸手抓了一杯香槟，得意洋洋地冲丹转了转手中的酒杯。丹也朝托盘做了个动作，但什么也没捞到。然而吉米好景不长，他举起酒杯时被一个穿花呢西服正往前挤的人撞个正着，一杯酒全洒在他的衬衫前襟上。

“谢谢！”吉米不失风度地高喊一声。

丹大笑一声，掏出手帕递过去。

“他妈的……”吉米徒劳地弹了弹湿淋淋的凸纹衬衫，“我们到这儿来究竟是庆祝什么重要的文化事件？”

“某种新式练习手册。”

吉米·劳伦斯哼了一声：“这种东西可别再出了。”

“这本不一样，是某个日本人写的，是部有关古代武士道的作品。瞧那儿。”丹说，一面指指凉台，作者正在那儿应酬来宾，他面前一张桌子上展览着他的作品。

“他什么毛病，不停地点头哈腰。”

“古代颈部锻炼。”

“啊啊。”吉米打着哈哈，有模有样地鞠了个躬。

他俩又是点头，又是鞠躬，又是吼叫，足足操练了几分钟，打算弄出个武士道风格的“周末夜实况”。最后丹换了个小小的滑稽动作，轻轻敲了敲吉米的脑门：“现在开始从手到嘴操练，这就得喝一杯了，是吧？”

“嗨！”吉米又鞠了一躬。接着他说，“嗨，快看，”他对经过身边的一个极其迷人的金发女郎哼了一曲。她穿着一身金属般的黑色丝质衣服，使她的身段大大增色，其实她的身材并不需要靠别的东西来衬托。她的皮肤润似凝脂，长发有如丛林，颇有一种野性的韵味。她的脸型极佳，容貌秀美，又粗又黑的睫毛向上翻卷，一双犀利的碧眼正向吉米射出利刃般的冷光。他抓住自己的胸口：“噢，天哪，致人死地的回击。假如目光也会杀人……”

丹微微颌首：“很好，吉米。我看你的手腕还行，干得漂亮，妙极了。”

“你看，她对我有意思。”吉米大笑起来，“你看见她那副样子了吗？姑娘不应该眼睛盯着

人看，不成体统。我讨厌放肆的女人。”

过了十分钟他们才挤到柜台前，各自喝了一杯后，吉米拿了两杯白葡萄酒，离开柜台去找贝丝和希尔蒂。丹这时则开始了一场向厕所进发的漫长苦战。米勒·古德曼及赫斯特联合事务所的一名高级伙伴亚瑟·阿什利正站在小便池前。

“嗨，亚瑟。”

“是你呀，加拉赫。”

“是我。”丹说，“一向可好？”

亚瑟·阿什利是个令人难忘的人。他性情随和，容易相处，但外貌庄重，仪表堂堂。甚至小便时也不失风度，丹暗想。

“很好。”亚瑟说，“你仍然考虑搬到乡下去吗？”

“我们还在商量。”丹显得不在意，不是什么要紧事。他对亚瑟有点戒备的意思，也许是因为此人掌握着他的前途。

“我也曾经这么做过——前后有四年，在哈兹达尔。”

“是吗？后来呢？”

亚瑟耸耸肩：“受不了来回颠簸。火车总出毛病。我应该——”他扭头意味深长地瞥了丹一